

马幼垣 著

水浒人物之最





水浒人物之最

马幼垣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人物之最 / 马幼垣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6
ISBN 7-108-02478-0

I. 水... II. 马... III. 《水浒》研究-人物评论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6064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6-2869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 数 80 千字 图片 62 幅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2.80 元

给二残兄刘绍铭
以志论交三十年之情与趣

三联版序

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

研究进行了一段时期以后，要解释前因并不困难，拟交代后果则殊不易。研究总会带出新课题，甚至改变原先的看法，企图来个总结必会觉得时间仍是未到。我没有这种顾虑，因《水浒》研究对我来说基本上已是过去的、完结了的工作。

《水浒》虽然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古典小说，小学三四年级时（约1950—1951年间），梁山头目一百单八人的姓名和绰号均能背诵（现在严严正正地研究了二十多年，反而没有此本领了），但自我正式入行，以古典小说研究为专业以来，过了好一段日子，传奇和话本，以及在包公文学传统内的长篇小说都花过不少工夫，仍未尝考虑列《水浒》入研究范围之内。最主要的原因在没有把握能达到我治学的恒常自我要求：天下尚存的主要一手资料（即罕本等原始资料）早晚得全部集中在手边，近百年用中英日法文发表的研究报告（即二手资料），不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出版，都要有终能悉数用原版配齐（不用海盜货和随意翻印之物，更绝不看无法保证准确的翻译品）的可能。后来还是经一位治诗词的美国同事提醒，挂起治小说招牌而只在短篇小说和二三流的章回小说里兜圈子，却不在《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红楼》这五大小说中立一专区，始终是逃避的行径（他当时最令我惊醒的话是，“这五大小

说性质截然不同，怎会没有一部合你口味？”），遂下决心，按兴趣所在，选了《水浒》为专攻的目标。搜集原始资料，“万事起头难”的第一关也因两位牛津大学的朋友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和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 ）的帮忙顺利通过。有此心理和实质的基础，我的《水浒》研究便在1980年初正式开始。

这就是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进展时快时慢。新数据何时出现是无法预知的，搜集资料何时能到手也只能顺其自然，无从强求。回头看，走过的路还是颇呈规律的。新资料带出新问题，新问题的研析增进对《水浒》的认识。总之，没有新见的陈陈相因之作，以及综汇不到世界各地研究成绩的文章我都不会浪费笔墨去写，机械化地报告版本细节的工作也减到最低程度。这求真务切之旅，只管耕耘，不计收获，确是一段历时不短、十分享受的经验，而且到头来成绩也颇丰硕，够创新。

除了增加数据性的新知外（如考述个别版本的性质），从这长途之旅究竟得出什么结论来？涉及的问题和寻找答案的历程虽然往往很复杂，所得还是可以归纳起来的：《水浒》是长期增删拼改、经历不知多少人的参与才演化而成之书，不可能仅出自一两个人之手，施耐庵、罗贯中这类象征性的名字根本就不消提；《水浒》成书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即约略为弘治、正德两朝，绝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所写；负责编写今本者是一个对北方冬天景况所知有限的南人；见于《水浒传》的梁山和鲁西的梁山风马牛不相及，单说地形即全不类；近年流行民间的《水浒》人物传说悉为无聊文人看到有市场才炮制出来的；今本《水浒》并非成书之初的原貌，是经过不止一次大改

动后的产品，正因如此，不少梁山人物排座次的名位就无法据今本故事去解释，排座次以前的情节不尽由互扣的环节来组成，如何串联这些环节显然是《水浒》写作成败关键之所系。联系之功出自“架空晁盖”这条贯穿前七十回的主线；争论七八十年、向无定论的简本繁本先后和演化主从问题已因有足够的插增本供分析而达到结论，简本只可能是从繁本删出来的；现存繁本以容与堂本为最古，可靠程度也最高，而该本自排座次过后至受招安的一段是今本《水浒》中最能反映初成书时原貌的部分；简本种类繁多，分别又大，相互关系复杂，现尚不知其详，但这并不妨碍达到简本全皆后出的结论；招安以后的故事，不管独见于简本，还是兼见于简繁两系统，都是后出的，且有写得极劣的（如简本中的田虎故事），但简本独有的故事仍有可助理解今本《水浒》出现前的演化过程者（简本所讲王庆自称为王以前的故事便是一例）。

主要的收获大概如此。读者要知细节，可自《水浒论衡》和《水浒二论》两书中得之。

《论衡》初刊于1992年，是我的《水浒》研究文章的第一次合集，到《二论》出版（2005年）已是十三年后之事了。研究不可能一步到位，甫开始便事事看得清楚准确。我治学从善如流，并不固执，任何初发表时以为十分得意的见解，若遇到充分反证，都乐意修正，甚至放弃，而不会像不少红学家的样子，不管新出来的证据多有力，自己先前讲过的话却一定对，不惜穷一辈子之力去维护。《二论》的出版给我不少修正以前意见的机会，故凡遇到两书所说有别时，应以后说代表我最终的看法。这次《论衡》出简体字本，我不更动内容，就是要为治学进阶的历程保持纪录，兼示不墨守原见，肯修订，敢于提出

新见和接纳新思维是学者应具备的崇真精神。

《论衡》和《二论》所收诸文，不管采用何种形式，都带有相当考证成分，而不是就书论书的文学评析之作。虽然我平素不大写这类文章，却曾因一度应报纸副刊索稿，而选《水浒》中人物在某方面配称为“最”者，写了二十多篇长短不一的评论。这批文章先后见报后，台北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喜欢这玩意儿，便约我出合集。但有些人物虽想到了卖点，仍未执笔，便为了合集再多写几人。书名不必费脑筋，《水浒人物之最》（2004年）再适合不过。

这三本书现由北京的三联书店重排为简体字本。交流和回响的幅度与深度必随读者的增加而扩大，论公论私都足欣幸。

这三本书以外，我还有一本《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2004年）。此书把现存最早（按成书期而言）的两种简本（插增甲本和插增乙本，均为残卷）和现存整本完整的简本中之最早者（评林本，最早指存本的刊行日期）校对后，分三栏平行排列。散存欧洲的两种插增本残卷以我搜集得最齐，故把这项工作做出来，并借以探索简本系统的性质，以及简本繁本间的关系，可说责无旁贷。不过这样的书太专门了，为了简化公布的过程，我仅用计算机印制了一百二十套（每套两册，共八百多页），分送给各地图书馆和专家便算大功告成了。后代学者可按《二论》书中所列获赠这套辑校本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去索阅。

简言之，我研究《水浒》二十余年，考证、评论、校勘三个途径的路都走过了。再走下去，尽管可以深化，路始终还是那些。我决定不再列《水浒》入主项研究了。

这就是我的《水浒》研究的后果。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研究之为物，永不可能替所有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找出解答来。况且一个问题甫解决也会因而带出很可能不止一个的新问题来。研究一旦上了轨道，终生不渝是常规。决定替我的《水浒》研究差不多画上句号的主因有二。

适可而止是其中一个主因。我研究《水浒》之初，即寄厚望于版本，以为只要配足存世罕本，进行详细校勘，必能找出《水浒》成书的演化历程。待我花了超过二十年，终集齐了天下所有珍本，摆在眼前的事实却很明显。此等本子之间的异同只能帮助理解今本《水浒》出现以后的后期更动，而不能希望可借揭示自成书至今本出现这时段内曾发生过、却从未见记录的种种变化。我相信揭秘的关键在内证，而非在现存诸本之间的异同（这就是说，我的版本之旅走了不少冤枉路）。要找可助发微的内证，可用的工具主要得赖现存百回繁本最早最全的容与堂本。我做过几个算得上成功的实验（招安部分的化石性质、朱武武功和芒碭山事件的显示作用、穆弘和时迁的事功和排座次问题），起码足证今本出现以前的《水浒》和今本《水浒》在内容上分别很大。追查下去却困难重重。可以找出这类内证的范围很有限，指认起来更是全凭一时的灵感，无法强求。对马上就要退休的人来说，这种费时费力而收获毫无把握的工作太不划算了。工作还是让志同道合的年轻接班人去做吧。

除了零星题目外，与《水浒》有关之事仅余一项是我仍会全力承担的，即校注《宣和遗事》。此书不单关系《水浒传》传统的源流，更是企图理解早期讲史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可惜此书太芜杂，连它的成书年代也尚未能说得清楚。幸而这是耕耘与收获会成正比例的工作，况且全天下的《宣和遗事》善本早

集中在手边（多数在七十年代已配齐），连它或曾用作史源的数据也多找到罕本和钞本。既早做了这基础功夫，若干问题的答案也有了腹稿（如成书年代问题，我会采用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去解决它），不确切去完成这工作实在太可惜了。不过，除此以外，任何小说充其量仅保留在研究范围的边缘了。例外就是归入包公文学传统内者（这点随后再说），但那些作品多数连三流都称不上。

另一个主因是时间无法足够分配。我是单治一门学问不能满足的杂家。和我有关的几个不同行头，最惹人瞩目的莫若海军史。这并不是研究宋史的人也留心唐史，或治明史者兼及金史那样简单，甚至可说顺理成章，而是小说与海军之间不仅了无关联，治海军史还需要掌握一套特殊的、受明显时限影响的技术知识（即已过时的、不从有关时段的书刊探求就无法明了的知识）。我的《水浒》研究其实算不上真的特别。集齐版本和主要原始资料，不拾人牙慧，立新说不在标异，而在图能拨云见日，只是一般治学法条，别人都做得到。我治海军史的本领倒是绝学，因为我遍读十九世纪后半至二十世纪中叶（我的兴趣范围自鸦片战争至国共内战）的欧美海军书刊、年鉴和学报，明白当时世界海军发展的情形。在这段时间里，海军是发展极速的兵种，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十年一剧变，时至今日，观念、舰种、兵器、作战方式，早不知彻底改观过多少次了。如果不追读昔日的刊物，何由明了昔日的海军究竟是怎样子的？但谁有机会逐种逐期去细读当时数目繁多的欧美海军学报和年鉴，并用同样态度去查阅档案和报纸？情形既如此，能找到接班人的机会就几近零（虽然我认识了好几位学识丰富的年轻朋友）。自己趁有生之年尽量清理和撰写是唯一可行之

方，也确难免有张岱（1597—1689）所说“卢生遗表，犹思摹榻二王，以流传后世”（《〈陶庵梦忆〉序》）的心态。况且要《水浒》和类似的研究项目让路，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研究小说和治海军史是同时起步的，即高中时期（五十年代末）。在这接近五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时间多花在小说还是在海军是无法准确计算的。起码讲小说的书已出过好几本，而谈海军的尚未有一册，今后把研究重点移向海军理所当然。

其他研究项目由于兴趣特浓、已拖延太久等因也要分占时间的还有中西交通（以郑和为止限）、本草学（助治中西交通）、包公文学传统（冰镇了三十五年的学位论文）。这些都不必细表。总之，若非《水浒》让路，众多的其他研究就难有发展。

为研究《水浒》出了四本书，其中三本还是篇幅相当的，加上即有简体字本代扩展普及地域，自己又确知有何收获和什么可留待后代去续研，在研究画上句号时能说出这些“后果”来，不是每个学者都这样幸运的。

马幼垣

2006年3月15日

自序

近几年在报纸副刊陆续写了一组环绕若干自成一格的《水浒》人物的短文。题目随意到而来，不苛求非谈某人不可，更不以所讲梁山人物与非梁山人物之比例为虑。苟自觉有所得，所言又非人云亦云之语便写。写来也没有预定的长度，讲完要说的话即止，故有蛮长的，也有真短的。这些文章虽然各自成篇，串联起来尚成系列。现在合为一书，仍保留各篇独立的格调。排次起来得有秩序，就以涉及的人物在《水浒》书中首次出场的先后为据，而以讲众军官、所谈人物较多的一篇殿后，希望借这安排增加各篇之间的连贯性。

各篇选讲的人物既不以梁山诸人为限，凡在招安以前的情节内出现者，不论角色，不计分量，只要觉得他（她）在某方面足称为“最”，有话可说，就可以谈。招安以后才首次出现的人物虽不在讨论之列，招安以后的情节有时还得带上几笔，以便把事情说清楚。即使人物的选谈以招安为止限，可选讲的人物仍几无穷尽。不过现在既在已发表各篇外又添写了讲王伦、宋江、阎婆惜、栾廷玉的四篇，篇数已相当，况且不少没有分列独立篇章的人物其实可说的话已讲得差不多了（如施恩值得

讨论的地方全包括在武松和蒋门神两篇内，有关晁盖最重要的事情在卢俊义篇中已有足够交代，鲁智深和李逵的讨论也见于不少篇章内），工作正好告一段落了。

为了说明符合“最”的条件的人物尚有不少待发掘，而我有一名杨轩的学生刚交来一份题名《最无男人气概的人——杨雄》的习作，分析得颇佳，不妨选录几段精彩的（文字代其稍修改），既可使本书增一话题，复可表明工作真可以续做下去：

杨雄是公门中人，任蓟州的两院押狱，同时兼充行刑刽子手。他的背景和戴宗差不多，两人的遭遇却有极大的差别。戴宗不兼充刽子手，故杨雄应比他更具杀气。戴宗在牢中收常例钱（这反映梁山人物对正义感的诠释），杨雄却被流氓欺负勒索。“踢杀羊”张保率众来欺，先抢去杨雄的花红缎子，再“劈胸带住”杨雄，更拖住其手，令他动弹不得。争执间杨雄仅叫了声“这厮们无礼”，什么都“施展不得，只得忍气”，无能之极，又何来“一身好武艺”？

流氓在街上欺负公人，不是小事，怎也不该常见。杨雄的丈人潘公得悉此事，并不惊愕，迅即领五七人来帮忙。看来这种场面潘公已看惯了。还有，潘公见到石秀时，心中欢喜，说了句：“我女婿得你做个兄弟相帮也不枉了。公门中出入，谁敢欺压他！”这岂不是说明，杨雄这个公人经常在公众场合被人欺负！

入赘潘家此事对杨雄的心理亦必有负面影响。何以说杨雄是入赘的？出嫁从夫，潘巧云却居娘家，与父同住；

家中还为其死去的前夫放牌位，做法事。此种事使杨雄在外人面前男性尊严大损。

等到妻子与人通奸一个月了，街知巷闻，甚至有编为歌唱出来的，杨雄竟没有主意致问石秀：“贤弟，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荒谬透顶！

潘金莲通奸且杀夫，武松为兄报仇，一刀了结她，然后取心割头来祭武大。虽够恐怖，总算是快刀处理。潘巧云仅犯通奸罪，杨雄可以休之，怎也不致要动用凌迟极刑。杨雄杀妻所搬出来的理由，一是“坏了我兄弟情分”，本已牵强，二是“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更成罗织将来的罪了。杀妻之法复极变态之能事。先把潘巧云的衣服头面剥光（在场的石秀和时迁岂非未见证杀人，先享眼福），再绑在树上，斩迎儿示威，然后挖她舌头，再以刀从心窝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五脏，挂在树上，最后还把她的尸骸剁成肉泥。恐怖程度无以复加。这样做绝非英雄好汉泄愤的表现，而是懦夫掩饰自己胆怯无能的低招。

这样读《水浒》，自然不会堕入陈陈相因、拾人牙慧的窠臼了。

讲完这些，还得交代一下参考资料的情形。

此书不是学府式的著作，写来主要凭感受，故不加注。需要引用参考资料来说明之处不多，也都可以在文中交代清楚。其中一本参考书，情形较复杂，就在这里说明好了。讲述时，偶涉及事件所经历的时间。何心（陆衍文，号澹安，一八九四——一九八〇）曾替《水浒》编年，功夫做得不错。遇到需用此等资料时，我依据他的研究。这些编年资料在他的《水浒研

究》中统归一章，用来方便。要指出的是他这书有出版日期相隔颇长、内容有别的三版：一九五四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上海）的直排繁体字初版；一九五七年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横排简体字修订本；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横排简体字增订本。代表作者最终意见者当然是一九八五年版；可惜市面流通的此书海盗本竟是用早已作废的一九五四年版影印的。

插图的来源也得讲一讲。那些插图风格各异，很易分辨，故每个来源举一例就够了：

（一）万历后期容与堂刻百回繁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如页 5。

（二）万历间尚不知总回数的简本《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如页 48。

（三）万历二十二年余象斗双峰堂刻一百零三回简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如页 6。

（四）明版袁无涯、杨定见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如页 52。

（五）明末陈老莲（名洪绶）《水浒叶子》（李一氓藏明末清初刻本），如页 11。

（六）明杜堇《水浒人物全图》（朵云轩刻本），如页 62。

（七）金圣叹七十一回本《绣像第五才子书》（顺治十四年醉畔堂本），如页 140。

（八）俞万春《结水浒传》（即《荡寇志》）（咸丰三年初刻本），如页 3。

我不懂电脑，写的草稿又潦乱，幸赖系中秘书黎梅笑贞女士替我小心处理，做出一份漂亮准确的打字稿来。特此一记，

以志感激。

正话杂话都讲过了，还得加添一句：读者一定会发现其他合称“最”的人物的，欢迎继续写下去。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四日晨序于宛珍馆

目次

三联版序 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 1

自序 1

- 最武艺高强却最欠交代之人——王进 I
- 最隐形的人物——老种、小种 8
- 最苦命的好汉——林冲 10
- 最挨错骂之人——王伦 17
- 最本领被夸张之人——吴用 22
- 最角色含糊的人物——公孙胜 30
- 最难理解之人——宋江 37
- 最背黑锅的女人——阎婆惜 46
- 最本领隐晦之人——宋清 53
- 最敦厚的好汉——朱全 57
- 最难理解的女人——刘高妻 64
- 最挂错招牌之人——黄信 69
- 最麻木不仁的梁山人物——秦明 75